

李家宏 / 著

社会主义 ——人间正道

*She Hui Zhu Yi
Ren Jian Zheng Dao*



华文出版社



中青院 11 000640755

李家宏 / 著

社会主义 ——人间正道



She Hui Zhu Yi

Ren Jian Zheng Dao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人间正道/李家宏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075 - 3120 - 6

I. ①社… II. ①李… III. ①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IV. ①D033.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8263 号

书 名: 社会主义——人间正道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75 - 3120 - 6

作 者: 李家宏

责任编辑: 潘 婕 吴素莲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2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5 印张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本人身居偏隅僻乡，所处流通蹇迟，虽久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盛名，但一直不能拜读。在北京人文在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潘萌先生为本书的出版筹划之际，适逢西安嘉汇汉唐书城在本地盛大开业，欣然前往，于是得以领教哈耶克，领会其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谬误”。

社会主义，是一个宏大主题，其旨意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和每一个人的自由、生活幸福。因为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占有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而在生活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为争夺生活资料而展开殊死的斗争。这样的争斗，是一部分人把自己的满足和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灾难和痛苦之上，因而，其中是无平等可言的；在这样的争斗中，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因而是无自由可言的；在这样的争斗中，幸福仅是对极少数人而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人类从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做自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和每一个人的自由、生活幸福。

在人类认知和利用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能力极其有限的情

况下，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类生产不能够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所需，全社会的生活资料供应量低于总需求，再加上生活资料的品种、数量、生产时间的分布极不均衡，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争胜为王”的本能作祟，因此，就必然地出现形式多样的生存斗争。起初，是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争斗，到后来，扩展到家庭与家庭之间、宗族与宗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阶级与阶级之间，而国家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形成而出现的——私有制这种事物本身就是人类生存斗争的产物，它是人们在争夺生活资料斗争中的约定俗成，由此而生的阶级、国家以及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更是人类利益争斗的产物和新的表现形式了。这些形式多样的利益争夺战溅起的漫天硝烟连绵不绝、遮天蔽日，迷离了人的双眼及其心智，使人在迷迷糊糊、迷迷瞪瞪之中任由自己的本能主导，更加忘我地投身到纷繁芜杂的生存斗争当中。

当人们逐渐感知这种生活资料争夺战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身陷其中不能自己、不能自拔的困苦之后，就萌生了消灭这种不平等、消灭这种不自由的欲念，就渴望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生活幸福的未来。但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人类认知和利用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生活资料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生产不足的矛盾十分尖锐，因而，人人自由、平等、生活幸福的社会只能成为人类的一个美好理想，只能存在于人们的理念和幻想之中。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人类认知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能力已经实现了一个巨大跃进，大机器生产得到了蓬勃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长足进步，生产不足的矛盾空前缓解了，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当时的生产力最先进地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西欧的社会发展情况，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



的经验，揭示了将这个“人人自由、平等、生活幸福”的社会由理想变为现实的方法和路径，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人类对于自身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认知水平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它是人类对于自身社会及其运动规律的第一次全面揭示，它开创了人类的新的文明，它把人类认知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活动引导到了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做自己社会与自然界结合的主人的正道上。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是开创了这个新的文明，他们的理论只是新的人类文明的奠基石，新的文明需要后来人在他们的基础上不断地创造、丰富、建构，而不能作为经典教条按图索骥、按部就班、墨守成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但是，在现实中，不管是苏联、东欧诸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欧左翼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都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作为教条，将其国有制、计划制经济的设想生搬硬套或削足适履、胶柱鼓瑟，结果不仅导致苏联、东欧诸国等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活力渐失、生产效率降低，而且也误导了哈耶克这样的名彻寰宇的大学者，使其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中央指令式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无异于对我们传统的道德、法律和语言重新进行全盘设计，以此为据，它要把阻碍着理性、完美、真正的自由和公正制度的旧秩序，以及断定为顽固不化的不合理状态，一扫而光”，以至于妄断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是“一种谬误”，表现了自己的一种“致命的自负”。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人间正道，它是人类通过认知和利用包括自己社会在内的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摆脱异己的自然力量的统治和奴役、摆脱自己本能的统治和奴役从而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做自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的道路，是通往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平等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幸

福的康庄大道，因而非但不是“一种谬误”，非但不是一种“致命的自负”，非但不是“通往奴役之路”，反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负”，是一条“摆脱奴役之路”，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

虽然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所指为那种“极权社会主义”，是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那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他的那种不知所以而妄加指责、一叶障目、对社会主义这个“人间正道”的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世界上一切渴望和追求人人自由、平等、生活幸福的社会理想的仁人志士所唾弃的，是世界上一切想成为“人”的人所睥睨的。本书——《社会主义——人间正道》——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的一个回应，只可惜来得晚了一些。

本书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撇开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这些抽象的宏大叙事手法，上篇《另一个角度看社会主义》从每一个人都能感受的人的心性、人的发展要求、人的活动规律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提出了“由本能支配的争夺生活资料的斗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人的痛苦”、“人类对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和利用能力有限从而导致了生产不足”、“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不再由争夺生活资料的斗争为发展动力的生存状态”、“社会主义是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生活幸福，人自觉于自己的本能、自觉于生存斗争、自觉于自身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状态”、“人自觉于自己本能从而得以自由、成为真正的‘人’”、“劳动能力即人类认知和利用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能力”等观点，从而让更多的民众对社会主义产生亲切感，改变普通民众原来那种对社会主义“望而生畏”、“可望而不可即”或事不关己的印象；下篇《新帝国主义批判》则从由本能支配的争夺生活资料斗争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富足的真实原因和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把自己的富足建立在广大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的痛苦和灾难



之上”的现实，指出强势资本主义国家在财富争夺战中不仅日益加剧了内部矛盾，而且不再主要地依靠生产力进步为利器，而是利用主要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进行投机、劫掠，因此一方面不断地制造了更多的冲突和混乱，另一方面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把资本主义的发展送上了穷途末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感性地认识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本来面目，戳穿风靡全球的包括哈耶克的理论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虚伪性、局限性，强化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社会主义，人间正道。在苏联分崩离析、东欧政权纷纷易帜、社会主义革命步入谷底的历史时刻，中国当仁不让地承载起传承人类文明之火的历史使命，这也是中国人为人类进步做贡献的历史机遇——再次到了中国人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的时候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辱没这个伟大的时代，而要立足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增强利用客观规律的能力，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不断进步，为创造新的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

有识之士，不要让罗素的那句“受教育最多的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变得萎缩是极常见的事情。他们缺乏冲动，只拥有一定量的机械式的才能来代替生动的思想”一语成谶。

著者

2009年8月6日

→ 自序二

(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描述庐山美景的千古佳句。而对于人生，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每一个人由于所处的角度不同，由于生活的处境不同，由于生活的阅历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人生感悟和不同的表述，也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况。因此，人类——这个地球上唯一的智能生物种群——才形成了莫衷一是、千秋各异、见仁见智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观。这些观点和看法有的甚至严重对立、势如冰炭。但时至今日，没有哪一种观点能一统天下，独领风骚，包括唯物辩证观。与之相随，在历史长河中，各种观点、各个派别之间唇枪舌剑从未间断，喋喋不休、歧见迭出、异彩纷呈，因此共同谱写了人类思想发展史。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庭抗礼。

职是之故，格格不入的观点和看法决定了现实生活中的各个肉身凡胎对于生命、对于生活的认识和态度的大相径庭，因而发生了

巨大的反差：有的人孜孜汲汲追逐功名利禄，有的人急流勇退寄寓山野田林；有的人天下为公舍生取义慈悲为怀，有的人蝇营狗苟自私自利麻木不仁；有的人当牛做马安之若素，恬然面对苦难与折磨，以苦为乐，而有的人衣食无忧、田园富贵、功成名就却可能身心备受煎熬，不得安歇。那些崇尚自由、闲逸的儒雅居士可能常为一日三餐所困扰，或者遭受兵燹之苦、囹圄之难痛不欲生，而粗俗不堪的赳赳武夫却往往宰制着怀抱济世安邦雄心壮志的满腹经纶的奇才义士的前途和命运，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诸如此类，这种纵横交错、难以廓清的现状就使得人生、使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探寻到生命的真谛。

然而，不论如何表述，“山”还是那座山，不以述说的不同而有任何变异，人生不以人们的态度不同而改变它的本来面貌。之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就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由是——“身在此山中”。对于生命，不管价值几何，它总是如此短暂和脆弱；对于人生，不管如何度过，它只是几十年至多长至百余年的光景，它们都只是浩瀚苍穹中偶然闪现的一个瞬间。而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的一种反映，这种状况毫无二致地是由“只缘身在此山中”造成的，是不能够从“此山中”跳将出来，超越出来，因而对人的生命缺乏理智的、全面的认识的状况的映象。

这样断言，不免又与现实相抵牾：山中之人能飞上天去观山吗？活着的人怎么能够从生命中跳将出来？如果说飞天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实现、还能理解的话，那么从生命中跳将出来就不可理喻了——人怎么能够超越生命呢？这莫非故弄玄虚？这难道不是一个“死结”，不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吗？

——这是一个“死结”，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但它是对一部分人而言的。正如飞天对于古人不能理解一样，不能超越生命就



是对那些沉湎于生存斗争为生活折磨的人们和为功名利禄役使的人们而言的。这些人或者穷其一生为稻粱谋，或者毕其全力为“求闻达于当代，留美名于后世”，陷入名闻利养的泥淖不能自拔，因而至死都不能从纷繁杂芜的现实生活中跳将出来超越生命，内心得不到宁静，思想得不到升华，灵魂被各种欲求炙烤着、拽曳着、禁锢着，心为形役，始终处于眷恋、遗憾、追悔之中，死不瞑目。——这又不是一个问题，不是故弄玄虚，对于那些恬静淡泊的人们来说，尽管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存在，但却是能够超越的。生命对于这些人只是转瞬即逝的停留，功名利禄对于生命如梦幻泡影，他们认为只有快乐地生活、自由地生存、随心所欲，才不至于毁损这闪现的存在，才能算得上对于这个脆弱关怀备至，才不至于践而踏之，并且能够置生死于度外，轻轻地去，正如轻轻的来，顺其自然。这些人悄然地超越了各种利益得失，从“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的生存斗争中跳将出来，游离在现实与梦幻之间，飘然盘桓在“山之巅”、“生命之巅”而得以领略其全貌，既能够置身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又可以置身其外“识得庐山真面目”。这样，对于生命，对于生活，什么都可以理解，什么样的现实和什么样的意见都能够接受了。进一步地，他们把自己的爱、把快乐撒向世间，拯救众生于苦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一种境界。但这也只是一种境界，仅仅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而已。

不管在什么样的境界，不管站在哪一个角度看待生命，都不影响生命的实际存在，生命依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延续着，而千方百计满足维系生命的基本条件才能够实质性地影响生命的存在。一个人的生命尽管短暂脆弱，但它毕竟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作为生物，它首先要生存，它必须维系这条生命生存期内的生理需求，要解决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的满足问题，因而必须脚踏实地，必须在应对来自自然界的威胁时火中取栗，从中取得生活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的人相关联，或互为依靠，或相互争斗，因此就成为

社会的人。这个被称作“人”的生命不得不满足吃、喝、拉、撒、睡等生存需要，不得不为衣、食、住、行、性而奔波操劳，不得不与其他的人为生存而结合起来，为分配生活资料而联系起来，并在生活资料不足的条件下身不由己地或者迫不得已地卷入争夺生活资料的斗争。绝大多数人在这场旷日持久、了无止境的争夺生活资料斗争中迷失了心性，沉醉在这混沌倥偬之中不得解脱，摆脱不了因此而生的功名利禄的困扰，因此感觉人生苦短，欲罢不能。而这种状况对于那些把握了生命真谛的人，尽管他们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但由于他们追求的快乐的生活、自由的生存和随心所欲的空间被生活资料争夺战冲击得支离破碎，安宁没有立锥之地，因而破坏了他们快乐生活、自由生长和随心所欲的个人生存空间，使得这些人难以快乐、自由——只有绝大多数人不再为争夺生活资料发生残暴、激烈的斗争了，只有众人都恬然自得了，他们才能真正享受快乐、自由、随心所欲的生活。因此，这些人千方百计地启发、开导人们，促使人们生活安定下来，内心宁静下来。为此，这些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宗教认为人的欲望是产生一切罪孽的本原，教导人们清心寡欲、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儒教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不禁欲不纵欲，奉行“中庸之道”，既要维持宏观上的社会秩序，又要保护个人的生存空间，主张克己复礼、立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导致劳动群众生活困苦的罪魁祸首，阶级斗争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政权，才能实现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自己当家做主……尽管倡导者及其追随者各自的方式和途径迥然各异，但异曲同工，其目标却惊人地一致，它们都不约而同地热切期盼着一个人人自由、幸福、平等社会的出现。历史上受这些思想影响并为此殉道、杀身成仁而义无反顾的英雄壮举可谓比比皆是，可以信手拈来。



(二)

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可能截然不同，但是对于自由、平等、生活幸福的向往却惊人地一致。人类对于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向往经历各种不同的社会状态而矢志不渝，这种向往并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有所弱化，相反，这种向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随着人们生存状况的改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日甚一日地得到加强，历久弥坚。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横空出世以及其致命缺陷的显现，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了。

社会主义一以贯之地追求人人自由、平等、生活幸福的社会状态，并使之明确下来，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人类文明取得了巨大进步之后，当民主、自由、平等成为人们的基本诉求，而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又阻碍着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实现的现实条件下的主张，是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对资本主义社会扬弃后的实现了人人自由、幸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但对于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在途径、渠道和形式上，社会主义者之间又产生了较大分歧，因此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等区分。各派别之间彼此攻讦、相互指责、喋喋不休，再一次演绎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历史活剧。尽管如此，由此却折射出人类社会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分歧不能抹杀共性，因而能够眺望到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著者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领略马克思列宁主义精髓，逐渐从经世济世的角度转变到科学理论的角度来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秉承唯物辩证法，认为通过认知规律、利用规律来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力进步，抑制和销蚀争夺生活资料的斗争，人人自由、平等、生活幸福的社会必将早日来临，



“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届时，人类将开拓一个新的世界，作为“万物之灵长”，成为名副其实的“自在”的人。

在现实中，对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实现的可能性，许多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痴人说梦。一种说法是，既然人人自由、幸福、平等的社会使劳动不再强加于人，人们“各取所需”，生活资料“按需分配”，但是每个人实际上都贪图享受而只想少劳动，而劳动创造财富，那么离开了人的劳动，再理想的社会都无法实现，因此，这只能是“空想”，是“白日做梦”。这种观点乍听颇似有理，是啊，每个人都期盼着享受生活、享受幸福，每个人都想少劳动、想自由，但离开了人的劳动，人们不再勤劳，劳动产品从何而来？生活资料如何能够多得“按需分配”？并且，人的需求随着新产品的出现不断增长，许多新产品起初作为奢侈品产量有限不可能同时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这样，“按需分配”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在现实的生产力条件下，切中肯綮。的确，离开了人的劳动，一切都无从谈起，因而为了获取财富就需要剥削别人的劳动，因此至多达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水平。但是，这种观点也只有在现实的生产力条件下才成立——君不见劳动量的需求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呈现缩减趋势吗？君不见机器的运用和升级愈来愈排斥人工劳动、减少产业工人需求的趋势吗？君不见失业问题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加剧的吗？随着机器生产的普遍运用和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人们普遍地从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失业者的贫困问题和殖民地的贫困问题就是这种趋势的一种恶果，另当别论），当所有那些险、脏、重、累、苦的劳动由机器替代，不再需要人来从事的时候，当人类对客观世界、对客观规律的驾驭步入“自在”状态的时候，当生产能力提高到能够制造足够丰富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异化”的劳动将变成人们的主动的需求，人们不再只像动物一样活着，在享受生活的前提下，人们通过认知世界、改造世界、利用规律的途径来实现生命的价值，在这个

时候，虽然人的劳动一如既往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的依靠，但是劳动不再以谋生为目的，劳动成为人们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改造世界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和唯一的渠道。因此，这种观点的狭隘性和短视不言而喻。

在攻讦中，还有一种观点诘问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在理论上的矛盾，因此质疑社会主义的现实性。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人自由、幸福、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生存斗争消灭了，因而为争夺利益引起的社会矛盾消失了，人们都与世无争了，那么，人类社会因此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如果这样，生物（人类）不再进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岂不将陷入停顿状态？人类的发展岂不是走到了尽头？应该说，这种观点没有抱任何历史偏见，态度是严肃的，意见是中肯的。但是必须指出，这个问题貌似有理，但是它同样犯的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它以现有经验故步自封，把人类与一般动物等量齐观，把人类的发展拘囿在生存斗争的畛域，限制在争夺生活资料斗争的社会动物界圈内，自甘堕落。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停滞不前的、终点式的人类生活状态，是一个不同于其前的阶级社会的全新的社会镜像，更不同于原始的生存状态，是人类自觉认知和利用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新的人类文明的赓续延绵。在这里，人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人与人之间为争夺生活资料而产生的惨烈、凶残、野蛮的斗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友善、关爱，每一个人是真正平等的，每一个人都从他人的压迫和管制之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社会关系中的身心自由，但是，人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尽管人们已经从他人的压迫下解放了，但人还没有从客观世界的统治下得到解放，没能摆脱受客观规律辖制的被动地位，还在身不由己地受到客观规律和外部世界的支配，人类在客观规律和自然界面前还仍旧是那么渺小、脆弱、无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的主要任务将转移到进一步认知世



界、利用规律改造世界从而做真正的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的领域，将开始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将开辟人类摆脱客观规律和外部世界奴役从而实现真正人的自由的新天地。在这里，以追逐利润、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剥削和剥夺别人从而掠取财富的相互倾轧的人类生存状态变得不可理喻，机器生产，智能化的机器生产将全面取代“异化”的人的劳动，人类从繁重的、危险的、不愿从事的生产活动中解脱出来，普遍从事创造性的、创作性的活动，探寻规律、驾驭规律、开创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劳动因此成为人们的自觉的要求，“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提升认知规律、利用规律能力成为人们的生活目标和主动追求，人类从此踏上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征程。

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由于生存环境的制约和因此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中通常所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使生产关系以及人们的意识观念、思维习惯等等都禁锢在与之适应的层次或形式上，因此很自然地把社会主义宗教化、教条化。与社会主义宗教化、教条化遥相呼应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这两种倾向都造成了掣肘人类社会进步的实际后果。

(三)

社会主义革命本来是为了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幸福、平等，但是，由于人们的自由、幸福和平等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们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足够丰富的生活资料为物质基础的，是以对自己本能的自觉为前提的，人们的自由、幸福和平等不能够是观念上、意识形态上的，因而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并不是轻而易举创造、一蹴而就的。在食不果腹、家徒四壁的生存环境中根本谈不上自由、幸福和平等，只能发生与豺狼虎豹一样的惨烈的生活资料



争夺战。在生活窘迫、拮据、贫困交加的处境中，必然是要以生存为首要目的，只要能够获得财富、取得生活资料，什么法律、道德都置若罔闻，什么主义、真理都等于海市蜃楼。因此，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是建设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不是追求贫困的平等，而是通过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利用规律来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生产力进步。但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现实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往往陷入宗教般的狂热之中，或者怀抱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生搬硬套，偏离通过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利用规律来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推动生产力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丢弃唯物辩证法这个法宝，远离社会主义革命兴利除弊、抑暴扶弱、实践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与其初衷渐行渐远。也正是这种社会实践成就了妖魔化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人为地制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泾渭分明的对立。

本书力图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超然于两个阵营的相互攻击，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主义，从人的本性、人的心性、人与动物的异同之处来认识人类的社会主义社会，延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弘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髓使之更富于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本书如果能对人们早日脱离相互争斗、相互厮杀的苦海有些微的帮助，便是著者最大的期盼。“朝闻道，夕死可矣”，若此，对于本身无足轻重、偶然而来、转瞬即逝的个体生命来说，也就实践了最大的意义。

著者自高中时代即倾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与研究，但阴差阳错，几近二十年一直无缘置身其中而作壁上观，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因为如此，自己才能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褪去了功利色彩，才能以平常心对待专家、权威，才能够以超然的态度潜心研究。也正缘于此，本书之中的学术气息或者所谓基本功显得不足，可能招致学究们或者有关方面人士的指摘，当在情理之中。